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学科前沿扫描](#) | |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研究 >> 视野领域 >> 正文

今天是： 2008年11月21日 星期五

☞ 赵修义：沟通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成功尝试

热

赵修义：沟通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成功尝试

[作者：赵修义 转贴自：社会科学报 2007-5-11 点击数：596 文章录入：teadmin]

沟通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成功尝试

——再读挪威哲学家G·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

赵修义

G·希尔贝克，1937年出生，当代北欧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从1958年的《虚无主义？》到2002年的《现代性的实践学》，希尔贝克已经用挪威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出版了10多部著作。希尔贝克在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助教，现任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教授、挪威科学院院士、德国柏林大学以及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西方思想史离不开哲学史

读了《社会科学报》所刊赵复三先生为《欧洲思想史》一书所写的“译序”，颇有启示。对他发出的“踏进西方思想史的门槛”的呼吁，尤感共鸣。确实，如赵复三先生所说，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当今中国，我们不仅要了解西方的经济、技术、学术和文化，更要搞清楚“西方从古代到现在的发展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为此不仅要读西方的学术名著，还必须把握思想史，比较全面的了解西方思想的演进过程。力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赵复三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切中中国的学界和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的时弊。如今有的大学正在进行将课程更加碎片化的改革，统观全局通晓历史的课程在一些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的心目中，似乎已经是不合时宜的需要革除的“宏大叙事”。有些学者也以为只有微观的、实用的东西才是学问。不仅如此，赵复三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干部的学习和教育也有启示。新一代的干部对了解世界兴趣大增，希望具备“世界眼光”，对世界、对西方的了解的程度也大有进步，有的还知悉西方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但是只见一些片段，一些碎片，而不知其来龙去脉的状况还相当普遍。搞清楚“西方从古代到现在的发展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赵复三先生的文章还提出，思想史比哲学史更加重要，更加容易引起兴趣。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文化，哲学长期在文化思想中处于核心的地位。黑格尔提出的，马克思所肯定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论断，概括了西方思想史的这一特征。即使是主张“后哲学文化”的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也承认以前的文化是“哲学文化”。问题是哲学史的叙述如何摆脱单纯从哲学家到哲学家，从一种哲学学说到另一种哲学学说的方法，探求哲学与整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思想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件事情如果做好了，那么哲学本身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抽象和费解，哲学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意义也就会显露出来。对于专业学习哲学的读者来说，就可以从抽象的哲学语言中领悟各个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对于从事其他学科的学人来说，就可以通过哲学这个核心把握思想演进脉络的主线，对西方的思想史有一个比较贯通的理解。

揭示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联

三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与伊耶教授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这本著作英译本用了《西方思想史：从古代希腊到20世纪》这样一个名称，本意是为了区别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的书名，但是更深的原由大概是，它与一般的哲学史不同，着力于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在一些叙述。我觉得它可以称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主线的思想史”或者说是“一部着力揭示哲学与广泛的思想史互动关系的哲学史”。

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的阐述，都着眼于帮助读者把握这一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并从哲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去理解这一时代的哲学。比如，对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的阐述中，突出了把古希腊城邦生活的特点，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作为“共同体的人”这样一个主题。到了希腊化的时期，由于城邦逐渐演变为一个帝国，权力已经集中到一个庞大的中央机构的国家之中，于是政治就变成了统治一个帝国的法律原则，而个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面前在政治上越来越无能为力。于是原来的“共同体的人”就分解为特殊的个人与普遍的法律，伦理学与政治学就开始分离，而伦理学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幸福与德性，成为了私人意义的伦理学。私人的伦理学也就是仅仅关注个人生命意义的人生哲学，一旦离开了社会现实，也就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宗教的追求又日益高涨，基督教生长的土壤得以形成。古代世界渐行渐远，基督教的中世纪就来临了。

对于中世纪，本书集中概述了基督教给哲学和人类思想所带来的三个新观念：人类中心论的人类观；线性的历史观；把上帝当作一个位格和造物主的上帝观。颇具特色的是，本书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世俗权威（国家）”和“教会权威（教会）”的并存与互相交织。这两个权威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视为是理解中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世纪哲学的一把钥匙。“共同体中的人”这个古代希腊的命题，在希腊化时代向两个不同的向度分化，一端是作为普遍原则的国家和法律，另一端是特殊的个人。到了中世纪又有进一步演变，在国家和法律这一端，作为两种权威并存在学理上的表现，又分化为教会的权威所体现的自然法和世俗权威所体现的罗马法；而个人这一端则按照基督教的理念分化为“灵”与“肉”的善恶二分。这样的概括，对于理解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与唯实论在“共相”与“殊相”这一哲学问题上展开的争论及其对整个社会思想的转变所起的作用，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对于两种权威的概括也解释了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欧洲何以存在自由观念的滋生空间。这样一种方法在对近现代哲学和思想史演进的叙述中也有具体的体现。

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

哲学与时代精神面貌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许多中介环节，其中之一就是哲学与其他学术之间的关联。这一点在学科逐渐分化的近代就尤其重要。希尔贝克等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叙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候，专设一章讨论文艺复兴前后自然科学的兴起，详细地对科学方法，天文学、物理学、生物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进展作出分析。更加令人叹服的是，这种分析不是简单地介绍科学的成果，而是着眼于揭示这些成果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比方说，指出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兴趣的世俗化”。也就是说，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兴趣大为增长，在希腊人注重“理论的自在价值”的基础上增添了“实践的兴趣”，即控制自然，开发自然的兴趣。于是技术合理性的问题凸现，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就成为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观念的基础上，“进步”的信念（既相信历史是向前的，又相信历史是受人引导的）就取代了古代的静态的理想国。同时在一些学科中出现的范式转换，使得“事物成了对象，人成为了主体”。于是理想中的人不再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一个政治的动物，不再是一个与家庭和谐相处并置身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在希尔贝克的笔下，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一种深入于社会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新的时代精神迅速地形成。

这种叙述方法使得读者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勃兴与时代精神的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也使人清晰地看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哲学的概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何以用抽象的概念凝炼了社会上观念的变化，又如何引领了社会观念的演进，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样的叙述无疑有助于读者对哲学史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把握思想演进轨迹的一条主线，而不致于被大量的思想史的资料搞得眼花缭乱。

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

政治思想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哲学在西方受到广泛的重视，这本最初成书于70年代，以后每隔几年修订一次的《西方哲学史》花了很多的笔墨叙述政治哲学在西方，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演进。

其叙述的方法颇具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特色。哲学史的叙述是紧紧地扣住了“作为主体的个人”这样一个主题，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梳理出来，这就是“个人、社会契约、国家”这三个概念。从霍布斯开始的许多哲学家，把作为主体的个人当作解释社会与政治的基础。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是采用原子主义的方法，将各种社会现象分解为各种各样的人类原子——个人。这些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无序的或有序的社会。和谐有序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是由个人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概念就由此而生。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其宗旨就是要论证国家的本质和一个政府的合法性的依据。契约论的结论是，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本身没有内在的价值，这就是国家的本质所在。

围绕着这三个核心的概念，作者梳理出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演进线索：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成型，市民阶层的对权利关注的增强，对人性的看法不断地变化，从个体的自我保存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一直到快乐和利润（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社会契约论这样一种用于证明国家的本质及其合法性依据的学说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对国家的体制与具体的任务的看法也在不断的演变，但是其核心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其要旨是把个人的开明的自利看作是基础性的驱动力，把国家的任务看作是确保独立的行动者（个人），为此国家必须确保和平与秩序、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进而把自由看作是基本的价值。

在展示这条线索的时候，作者不像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那样仅仅将眼光仅仅放在哲学家的学说上，而是将各种不同学科的思想家的学说纳入视野之中。比如经济思想，就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方面。但是作者就没有单纯地把亚当·斯密看作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着力去揭示斯密的经济理论在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把他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理论看作是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学说的进一步的发

挥,指出斯密所提出的不仅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而且借助于强调市场必须受法律和正义的管制,提出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框架和一个人际互动的领域;另一方面则突出地阐明了斯密使用那些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相对应的基本概念,创立的一个“若干个人之间的理性行为模式——一种适用于经济人的博弈论”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意义。同时作者又叙述了这些核心的概念如何提出一种社会理想,引领了时代的步伐,并揭示了哲学、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将哲学史与思想史联系在一起了。

人文社会学科与哲学思想

这种连接在对近代政治哲学中另一条进路的叙述中,尤其明显。另一条进路最基本的特征是将“共同体中的人”,也就是“历史的一文化的具有共同价值的人”作为基本概念,而不是将个人,也就是非历史的个人作为基本概念。在希尔贝克的笔下,这种观念的开端不是在哲学家而主要是在政治学家那里。关键的人物就是以政治保守主义著称的伯克。接下来重点地说明黑格尔哲学如何通过“主奴关系”的理论,否定了“个人是自我满足的”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命题,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有机部分;并对共同体作了分析,从家庭这个局部的共同体,到市民社会到国家,强调了人类的自我实现是在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之中的。国家不是契约做成的,而是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在希尔贝克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乃是由一个正题(个人高于社会、理性高于传统,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一个反题(传统高于理性,共同体的人,也就是保守主义的概念),达到的一个合题(传统是合理的、个人是社会的)。尽管黑格尔没有赞同一个独立的脱离了活生生人类的东西而出现的国家,却把国家这个伦理共同体作为人类得以自我实现的所在。

本书对于十八世纪之后,以“作为共同体的人”为核心概念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进路的叙述,不单单关注哲学家的思想,更加关注在社会和人文学科中的体现。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概述“人文学科的崛起”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前一章主要叙述了历史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兴起,如何赋予了人们一种历史意识,一种历史的变化感,从而对普遍有效的人类理性和万世不变的普适标准提出了怀疑。这就为“历史的一文化的具有共同价值的人”的概念的传播作了铺垫。后一章则将从孔德到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详细的叙述。这种叙述的着眼点集中在解释一个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同的一条政治哲学的进路。其要旨是不再把个体作为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强调社会不能分解为个体,而只能分解为群体和共同体。其中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孔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观念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对于传统的批判导致的道德危机正是正在兴起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家庭、宗教、教会和各种传统共同体的否定性看法。滕尼斯则区分了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以传统的礼俗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认为契约关系是以高度的个人主义和非私人的礼节关系为特点的;“共同体”则是以传统和情感关系为基础的,其中道德的方面常常处于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滕尼斯还认为,近代以来,欧洲社会已经从礼俗关系转向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了。由于这种关系是以理性和经济的技术为核心的,竞争和利己主义变得越来越强势。但这个阶段的顶峰已经过去。人们已经开始试图将共同体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到契约关系的社会中。

这种哲学的概括,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种理论的重构,为的是提供一个清晰的核心概念的演进脉络。它确实具有某种抽象的特征,有可能将复杂丰富多彩的思想史简单化。但是注重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联的希尔贝克,在其著作中,采取了许多办法加以弥补。办法之一,就是广泛地展示在十九世纪之后对于西方世界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说,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思想图景。不像有些思想史的著作那样,给人留下一个近代西方就是以个体主义的原子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独步天下的历史。办法之二,就是力图去说明各种不同的思想潮流之间,尤其是两大基本的思想进路之间的互动,对于一些从两大进路的基本概念中汲取营养的思想家哲学家作出评述。如穆勒和格林的社会自由主义。办法之三,就是在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评述中对其基本的理论与对当时的许多实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之间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办法之四,就是对一种思想在思想家的本土与其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不同影响作出区别(如洛克的思想在英国和启蒙时代的法国)。力图揭示出理论家提出的观念尤其是核心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不同影响,以显示思想史的复杂性。办法之五,就是对于历史与思想大转折时期,尤其是新旧思想的冲突时期,各种思想潮流所采取的诸多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策略及其后果作出描述和分析。这些使得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对西方思想史的叙述比较丰满,不仅主线清晰,且丰富多彩。

重视说理和论证

当然,这种以哲学史为主线的思想史,是无法取代如赵复三先生所译介的《欧洲思想史》一类著作的,但是,对于人们踏进西方思想史的门槛来说自有其益处。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于一本教科书的阅读对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理清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和观念。笔者曾经同三届研究生一起研读讨论这本著作,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都兴趣盎然,受益匪浅。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同学感受最深的是大大地开拓了视野,能从更广泛的时代和思想演进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哲学的概念和观念。具有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同学则认为,以往也读过一些西方学术名著,或者也对某种学说给以较多关注,但是往往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候难免先入为主,甚至出现先读什么就偏好什么。了解了思想史的脉络,就可以去思考所读的著作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以往的思想和学说之间的关系,与同时代的、后发的其他思想学说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各种学说进行辨析,同时也引发了对哲学的兴趣。这固然与哲学本身的魅力有关,但是挪威哲学家在叙述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时候,采取注重论证训练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书很少采用那种独白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也很少用“这就是正确的”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作出评价和论断。而是将对人物和学说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评价加以介绍并作出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论证和讲理的态度对于我们

的哲学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也是富有教益的。本书对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评价，对于一些历史上的学说的解读和评析，对所梳理的脉络，学界未必都会认同，必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其讲理的态度，注重运用论证和训练论证的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 上一篇文章： 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
- 下一篇文章： 夏雪 何爱国:文化民族主义在香港的兴起：论新亚书院及其文化教育理念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在山东青...[119]
- 吴原元：当代韩国中国学的历史...[126]
- 马歇尔·萨林斯：后现代主义、...[101]
- 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117]
- 新书架：张洪彬：社会史方法下...[97]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3983]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史学研究网